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管子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一

一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十二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 葛洪 撰

嘉遁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  
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  
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  
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

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  
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屹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  
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  
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隣萬物不能攪其和四  
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  
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  
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  
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

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  
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  
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  
當春雖復下惟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  
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嘖頤而滂沱抑  
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  
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  
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竦卑則淵池差莪疵清

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  
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晷晷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  
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  
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  
皇皇如也即今聖主乃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亦可比  
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  
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  
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

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有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  
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  
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武王所以革命桓文所以  
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為六翮託豪傑為  
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  
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  
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  
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

握角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  
勁不顯驥騄踔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  
貢與喑者同口咸瞋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  
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  
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  
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  
邠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  
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



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援物之人也懷道以迷  
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  
之音郊踣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  
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摧乎陸沈  
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丘先生蕭然遐眺遊  
氣天衢情神繚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乎有是言乎  
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不能加  
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

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  
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殆岳峙而不拔豈有  
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  
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  
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屢空為厚誠  
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  
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蹙見飄乎似飛矢之  
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結

網麟不墜，竅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栢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

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尤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閤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彌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

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  
謗無時而斃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  
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  
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  
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  
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  
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  
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心

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希雷同仗獨是以彈  
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  
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  
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  
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  
情不遣亦猶恐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  
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  
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

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  
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  
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  
為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  
富甘卑者以不仕為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  
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  
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滲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  
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

衮服拱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  
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榭庇巖雷為華屋積篇章為  
教庠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  
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  
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  
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  
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  
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



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  
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  
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戩隨時之宜古人  
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  
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  
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喬儀坤德以厚載  
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網緼汪濊四  
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

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  
務乎單豹之養內未觀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  
溺則謂乘舟皆敗以高臣之為凶則繼體無類也懷丘  
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谷有握耒  
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  
志不仕王侯存乎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  
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於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

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  
不欲復舉燭耀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瓠於洪鐘之側貢  
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棄於無用  
速非時之巨唾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  
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  
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  
道養政殊塗一致非狷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  
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起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  
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  
誰叙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  
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饑餓門者可非乎失羣迷  
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  
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駕希驥汎愛與  
進不嫌擇焉

逸民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  
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  
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穆羣黎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  
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  
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  
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  
嶮而墜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  
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雖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

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恠  
大椿坎蛙之疑海鼈騰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于勸沮  
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  
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裔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  
太公誅之吾子沈適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  
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  
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  
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

而呂尚無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嫉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魚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澆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刻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

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  
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  
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  
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  
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  
也夏禹非不能逼伯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  
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  
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姓殊尚



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  
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  
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  
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詢媚權右  
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  
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  
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  
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

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  
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  
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以布衣  
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商華  
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  
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大多也假令隱士往  
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

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裔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乎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裔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

亦去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

於萬夫今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  
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緝鱗也則鐘鼎鐃  
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  
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閭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  
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  
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  
羣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  
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

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  
輶被犧牛之文繡吞磨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  
成氷炭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  
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鷄登嵩巒  
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  
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  
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  
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為滲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

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險  
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  
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  
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嗅祿利誠為  
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  
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  
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閨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  
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



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睢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  
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蜎翼也若茲者其肯詰  
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修索於其所  
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  
之凌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鼓為鼙鼓之音推黃  
鉞以適鈇鑣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  
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  
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

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狃不掩豆菜肴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滲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醴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喻之

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須乎鑿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揚雲不以致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適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清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

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玄虛  
空談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  
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  
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  
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  
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  
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  
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

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

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

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

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

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

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

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

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

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  
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  
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  
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休不到以  
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捷為太  
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  
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  
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

見矣

易學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鑿璞  
礱鍊屯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  
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  
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  
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  
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



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粵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鉛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閤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

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  
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  
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  
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起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舸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  
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  
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

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沉塗可令齊堅乎金玉  
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六畜可習  
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  
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鷲擊  
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  
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  
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漭則虬螭羣游日就月將  
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柱乎困蒙哉

昔仲由冠雞帶犗，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

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  
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  
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  
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  
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桔以受業甯子勤夙夜  
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  
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  
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黃於掌指甄未兆以如成故能

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  
羊而戒浩漭訪烏喙而洽東肅誥萍實而言色味訊土  
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  
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  
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  
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騏驎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鶉鶻  
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

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  
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  
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  
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  
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  
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  
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鴛庸之質猶或翔

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  
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  
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穰矣若乃  
下惟高枕遊神九典游藝義贖隱味道居精確乎建不  
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揜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  
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  
易速達之通途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  
無人子衿之所為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



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  
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  
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  
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  
干戈橐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  
玉音降風雲於前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翔  
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  
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

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  
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  
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  
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  
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隨墮墜於雲霄之上而齏粉  
乎不測之下為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細

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莖蕙迷大者不能反  
夫受繩墨者無枉劄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  
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  
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  
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  
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  
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顛愚游夏不乏矣亦  
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

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  
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  
刀之鑿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  
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  
鄭衛鼻厭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溫麗夏緝  
紗縠之翩飄出驅度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  
翠於楹栳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湏醪酥以沈  
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

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辨亦奚別乎瞽瞍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為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

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

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勁駕議傲

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麗校彈棊木樗

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掎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

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

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

瓊室近効阿房靈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

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為朴駭民力竭於功役

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  
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窓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  
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  
羽觴之間沈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  
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址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  
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  
文艘於滉瀆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  
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罝罟於

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風草騁逸騎

於平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鷲翔禽勁弩殪狂

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

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容接執贄

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相遠遨逸漸篤

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高拔淪溺之中

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世鮮矣嗟乎此所

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



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當年必當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而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

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不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達悔吝其與之也無判理之幸其奪之也有伯氏之拚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

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  
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  
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  
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  
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  
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  
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  
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虜辱劔閣自如而子陽赤族

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徵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誥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也巖若閭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而褻近不

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  
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  
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為邪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  
七耀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覃則藹若密  
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  
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  
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蕩蕩雖務含弘必  
清耳於浸潤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

在於一人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  
桑林之引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  
塗虎眄以警密麟峙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  
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  
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  
聆管絃之宴美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  
賦斂之慘烈導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  
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鑿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

誓則念一時之失信玩弄則覺褻耽之惑我征伐則  
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  
使鴟夷有抱枉之冤鑿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  
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  
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  
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  
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  
姑息則沈樂盈除蒸子之謫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輕

脫觀奇羸以節無厭防人疏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  
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遭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  
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之讜  
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駟凌虛之用  
烹如黃以謚司原之箴拆莞渚以迪梁伯之美放舟姬  
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  
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  
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  
逸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  
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  
劄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賊  
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泉  
化為鴛鸞邪偽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斤鹵夜光起乎泥  
濘剡鈍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  
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

蔚內弼虢關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畔於數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

四靈備覩芝華灼爍甘露淋漓以霄陸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旆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  
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  
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羶裘皮服山棲  
河窳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  
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  
之和絕音誠邈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

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

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憤惟憂矣民困則多

離叛而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

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

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

鈎銘

居額切

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

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方其

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閤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

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  
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  
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  
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  
甘醪樂人疲於弁儻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  
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  
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  
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頽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謂克明峻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小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

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  
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懼  
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  
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  
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  
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覺玩弄褻宴是耽是務  
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  
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畧豐綺紈而約恩澤

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魚并而輕民命  
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  
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  
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  
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  
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  
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  
貊懷款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



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墜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周文取有殷於西隣陳吳之徒奮劔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

篳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  
昌言而罔從思嘉弄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  
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  
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  
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  
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  
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  
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  
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  
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  
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  
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  
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  
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

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馱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  
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  
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  
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  
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吝洩  
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  
感庶事之不安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  
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

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  
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  
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  
毅之守終甘此要離灸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  
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  
天威之在顏也宵夙慮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  
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送往  
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鷂之鷙鳥雀

蕃扞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  
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亡身以為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  
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  
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勳臯陶后稷亦何  
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  
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  
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

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  
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  
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  
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  
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偽親覽傾覆  
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  
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  
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

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可給統廣則多滯非責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持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弊倫敦委之而無其人難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弱載重豈不及矣常人賞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



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  
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良規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  
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  
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  
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實  
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

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  
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  
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  
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  
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  
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  
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

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  
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妬權而貪人賣之赤  
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  
桀之干辛推哆

尺氏切  
張口也

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

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  
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  
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  
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

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  
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  
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棄也功蓋  
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  
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  
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  
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  
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

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

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  
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  
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  
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  
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讐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  
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  
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  
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

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  
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  
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  
之被文繡淵魚之愛菴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  
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  
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  
余以此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  
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

奏霍光為不道於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跖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



似假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  
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  
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於湯至於七十  
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  
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  
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  
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  
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

積乎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  
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  
世之材秉竿擁篲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  
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駮駟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  
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  
若乃臧獲之乘驕騃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遠騫則轡急

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一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蚨蜊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恐睡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

也

務正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  
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羣椽之積輪曲輳直無可闕  
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  
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  
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  
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劔戟

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

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  
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  
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  
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  
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  
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  
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  
中長於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

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  
于畋獵湏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  
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  
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  
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  
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  
穿井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  
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弄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批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



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  
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  
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  
託乘乎逸足尋飛遂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  
而可以推堅逮遠大艦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  
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  
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  
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

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蠶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邳都之象使勁虜振帽孔明之尸猶

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  
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  
車於河梁開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  
己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  
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  
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  
文接亥唐却庠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  
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申簡公去甲於公廬彼雖降

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  
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  
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  
化淳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  
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剗  
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

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  
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  
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  
者妙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  
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  
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  
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  
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

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故  
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  
百戰僵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  
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  
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  
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庠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  
功成焉溫而無寒則煥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  
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去邪勸沮  
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  
傷恩五刑之罪至於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  
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  
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  
患於設禁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躋其上夫賞貴當

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扑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羣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郊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



瘞病也刑罰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井以當路非仁人之用

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踈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碣之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急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干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

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  
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  
不可假人猶長劔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  
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  
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  
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  
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  
立人之道唯仁於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

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  
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為安揚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繁  
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  
不煩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正以  
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  
斂救乏摧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  
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  
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  
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  
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  
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  
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  
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  
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

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  
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  
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以禁覲覲重目以廣視  
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  
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  
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  
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  
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

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莫此之劇矣但  
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  
知耻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  
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  
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  
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  
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

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截無救朝  
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契遼落迂闊譬猶  
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凌陽侯  
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  
隳囹圄罷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  
撤關梁培衡量膠朱離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  
乎天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間爾若無人民則至  
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



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孛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羣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木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燕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

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

窮奢極泰加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鐘鼓女樂

不從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

擊獫虛檢切 狔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

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

而重號咷之讐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

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

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

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  
罪於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  
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瘕瘕不除而不修越人  
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  
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  
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  
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他計田之  
艾蕪歲於吠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

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其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撻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

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非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於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

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刑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騰錄監生臣姚鍾英